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2302
希古堂尺牘

黃柄堃著

224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希古堂尺牘

序

尺牘爲小品文字清代官宦喜用八行箋式其格局既過於拘謹近二十年來學校課文趨重語體又幾無文法之可言欲求適用於現代懸其鵠以示之準則茲編允當其選殆無疑義矣發慶弱歲從先外舅笛樓先生遊於立身行己至今幸不失墜者受益爲至大而文字尙爲其緒餘在昔之士大夫身居要職每延一二工筆札者勸其事先外舅壯歲早充疆吏幕府所爲公牘文字精敏絕倫嗣歷署湘滇間要缺案牘皆躬親秉筆從不假手他人及退食餘閒則手不釋卷以求工於心嗜之駢散文及詩詞因致無體不能亦無體不工故政聲與文名聯翩並峙再

有暇時更作書畫、撫琴絃、雕鏤金石、以寄託其興趣、其淺見者、謂其宦之不達、老而愈窮、坐此爲累、若深論之、則身後有令名、眼前有賢子孫、亦由其宅心和厚、以善爲樂所致、集中文字、於貴人達官、其有善可紀者、言之諄諄、而未肯作一諛詞、於貧賤中、存其風骨、復於鯁直中、留人地步、此宜爲希古堂集之特色、爲今世之古人、所謂尺牘、其經發慶、繕校者、錄存原有三十四卷、其用四六者、運古法而極其秀雅、其涉吏事者、有特識而昭其周詳、茲編僅上下兩卷、上所述者、尙付闕如、此爲問仙內兄所鈔存、而傳於發慶者、尤合現代所用、自愧愚陋、於先外舅道德文章、俱未窺其堂奧、近年蘅秋內姪閒居香港、發願節衣縮食、

印行希古堂全集在滇得陳小圃先生在粵復得諸名宿
作序先後鈔寄以飶拙目拙意竊謂當以尺牘賸之則於
先外舅處事之精細交友之肫誠其精神更爲圓滿且
方今文學凋敝機關職員及學校生徒得此善本爲津逮
其功並有益於人羣發慶老矣感受先外舅之恩遇念
之輒用嗚咽所幸及見其全集風行海內不禁又轉悲而
爲喜此編品格當可駕乎嬰鳴集秋水軒諸尺牘之上檢
寄蘅秋謂爲然否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受業子壻秦發慶謹序

希古堂尺牘卷上

新會黃炳堃笛樓著

孫實編校

致雲南縣張寅叔

日前台旌來郡野菽山簡藉爲絮話辱承齒及彌可忸怩
奉示台從遄返後得雨數次其未能種植處所不過二三
成間倘能及時降澤或尙可補栽雖不敢奢望豐收然小
民生計或不至大有所缺惟賓川此時僅栽種三四成誠
恐後此得雨亦屬過時耳募兵一節如已招齊乞示慰此
時滇地勸捐直如緣木求魚然能設法開導或有上竹之
鮎亦未可知不妨爲議定秋成收繳想不致共鈎意釣坐
嘆無魚也

覆吳幼卿 晴琦

奉讀華翰敬悉豈是羅兆發脫逃殊不可解查此人係屬要證在州首先具報胡亦畏審如是迹其逃亡之故而此案要領會心已在不遠得台下追捕之將來承審諸公亦卽有瑕可擊顧台下何敏耶雖餘人具在其情本非難得但此人在逃未免旁生議論及越四日而仍卽成擒有若或使之者誰奪其魄異矣哉

致鄧小赤首府 華熙

吳幼卿司馬 晴琦 代辦趙州得覘其人精明穩實學裕才優洵爲七屬中首屈一指惜僅四十五日遂迨瓜期不復竟其措理倘首邑得之俾受繩削於大匠必當更有可觀

如台司以升九爲能使之久於其位幼卿夙爲大府器重
自不致置散投閒伯氏駢邑夷吾豈能奪之若耒陽不足
以展驥足行見升九量移繁劇則雷封領袖幼卿似當其
選久慕仁幘亦欲一効臂指用敢自居文舉爲禰生一言
惟台下爲加之意

致趙星台姊丈

前在省門得晤甥女所適德人絮談舊事爲至欣慰甥婿
亦屬翩翩佳士昨廿五日三妹次女受聘於桂族爲星垣
太史小阮人品學問均甚可觀特將禮餅帶呈安甥采芹
老舅遠出未與歡會亦未一接泥金回粵始悉先君子
外孫四人安甥首爲嚆矢似宜一謁外祖倘日內能撥冗

一來弟當偕期馳赴南門也

致大理府桂香雨

段玉軒以岐黃術名於冠蓋前既奏效自應令其在郡俾
竟厥功茲復脾洩雖屬舊疾尚無所苦要以芟除爲妙妨
傷胃也夫人虛怯似是血不養肝現在中年生血尙易亦
宜急治顧無大礙可勿過慮先慈中年後卽抱此疴聞
疾言厲聲輒心驚膽怯屢治不效如是數十年卒逾古稀
詢春生當能畧道梗概

致太和縣張寅叔

堃從事節樓日向毛錐子討生活以視管領蒼洱花落餘
閒謳吟自得者相去何止霄壤台下治績才華久爲上游

欽折、日前聞有量移之耗、不知緣何中止、或者淮陽非長
孺不治、十年不召、蓋爲地擇人之意也

致楊迴樓

入春以來、明明之月、圓缺者七、每思風采、輒欲煩管、城子
爲我代言、而每一伸紙、俗事紛投、旋復中止、如是再三、愧
歉愧歉、六月晦、日展讀惠書、如在尊廡、荒園亂石、堆中、仰
顧、月影瀾、茗清談時也

致沈礪青

古今俗塵一石、鄙人已得其八斗、奈何奈何、尊甫家傳早
當脫稿、顧胸中墨瀋、已傾瀉於簿書、故紙之中、月內稍暇、
當搜索殘字、以報雅意、屏幅索繪、不特苦於無時、亦復苦

於無地尚乞寬以時日俾得從容將事

致大理府桂香雨

細繹來書似有不快於意者然台從既於作平等觀發真如相二語中深有所得直已參透禪宗三昧卽此便是西方極樂何復現煩惱相取鄙意以爲鵲巢和尚所云飢來喫飯困來打睡二語卽孔子素位而行之教此儒釋不二法門願受孔子戒者參之

與胡體軒

承示飲食大減此最不可當以養心怡神而又強飯以持之弟在榆時每逢事煩心劣輒擱筆縱游俾性情活潑不凝滯於物是亦却疾之一法請試之勿自苦以致病

覆電報局李蘭生

寄到手書忻悉督同洋匠按站履勘此是賢者當官故有
醫門多疾之累是役也既歷崇山峻嶺復值天朗氣清滿
目風光恰好春山行旅兼以巖花出谷溪鳥啼雲佳什錦
囊中不知又添幾許西望點蒼能無神往所冀台旌遄返
早圖把袂爾時邀同堯階諸子潔掃竹軒再款金鞍於花
下勿任昆池漁長引頸爲勞

致謝春階

此間官似瞿曇僅資齋粥署如古剎遠隔人煙然十步之
間雄長奴僕六時以內樂我琴書又未嘗不怡然自得以
視昔之足甚轉輪身如旋磨勞逸判焉矣所轄民情尙樸

直可喜雖有一二豪右率皆視予土者之好惡邪正而挾其長短如其自率以正亦未必大施其技惟地方凋敝休養生息自非善人百年未易見效耳

致李蘭生

莖自抵銀生已四閱月地瘦於梅人淡如菊幼老已詳言之無庸鄙人贅述但使百姓肥而使君瘦亦屬快事無如閭閻極形凋敝休養生聚之謀雖賢有司處此亦覺無從措手以莖庸劣浩嘆而已

復麗江陳尹

花雨作歇筠烟未銷庭付鶴看門有鸚候蒼頭入報遽使忽來辱賜多儀副之華翰展函香發拜寵驚慚執事謬采

浮言以鹿湖都轉侑觴之言相屬是猶強齊人以楚語責弱水之浮槎也赧悚爲劇塋於古文殆如盲人望洋以茫無津涯之區而欲於暗中摸索得之其不見嗤於先生長者幾希重以台命不敢自暴謹擬呈教惟冀執事斧而斯之

答鄧川州黃性初

來示云明年俸滿擬作還山之計順風卸帆不爲無見所慮台司倚重未容叢桂留人弟宦情本淡乃柔媚其骨巧令其容以供先生大人之笑罵殊覺無謂無如甕無五斗米不得不作折腰人又不敢輕言高尙草窗詞有云一樣歸心又喚起故園愁眼聞台下買山言何日得乘下澤車

御款段馬與釣游舊侶日守先人邱墓間耶

復致趙漚波

疇拜雅命勉奏薄技適污絹素乃勞齒飭慚慙增深敬治
民馴地僻生監魚肉鄉里尚所不免幸頗畏法始懲數人
近已貼服此後雖未幾長孺臥治獄市或可無擾但得餘
閒多披兩頁書少作幾件孽便是大快心處肥瘠可勿問

復謝春陔

承惠雅扇書詞畫並皆佳妙不意台下致功驟進如是古
人所謂不見三日刮目相看諒哉大作南浦造句鍊字直
升南宋諸家之堂此後當於用意行氣處求之間有一二
字不叶律之處畧爲留意卽得畫工用水再參以乾筆則

直逼思翁此作似太用心故少掉臂游行之樂至於書法之妙前面已詳言之不復再贅

致孫載之

辱示大作七律似放翁而新穎過之七絕翻新無纖芥甜熟之習五律性情肫摯格在遺山季迪之間吳孝婦詩音節入古在樂府中直得揚李兩崖衣鉢捧讀再四可勝傾倒惟祝日致其功期與古人爭軒輊不僅下視游滇諸子也羊顛四枝知非佳品聊備吟興屬草之用

致保山縣史岳生

吾弟一歲兩移新債之增早爲吾弟決之兄之苦况除夙欠不計外新築債臺高浮三竿紅日其實做處量入而出

本不致於負累無如昆明流毒酷至於此當時昆明一席
在宮太傅原屬厚恩兄之再三固辭者亦知非棠之甘實
瓜之苦也猶記仲則有句云作書爲報飛廉道如此吹噓
不是恩爲之三嘆來書云會澤被駁前定錄所謂食祿有
方無足介懷吾弟君子人也願居易以俟之

致王學台不釐

奉誨帖辱以傳人相期許似不以莖爲狂惑而萬有一之
可造者抑何用情之摯而誘之之善耶孔子曰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竊意所謂文者骨與氣而已舍骨氣而言文將
以塗抹粉澤離奇詭誕爲文乎我不敢知也夫六經皆載
道之書其文不待言他如左氏國語國策司馬班范猶未

畔乎道是皆言之而文者靡不有骨與氣存焉塾以爲學
爲古文當以化氣質治私慾爲先而又積理以堅其骨鍊
識以壯其氣夫然後可以言文然非通經則真偽醇駁異
同疑似之間不能觀其會通將理有不足出言而千里違
之是謂柔脆無骨不通史則廢興治忽邪正得失之由不
能洞如觀火將識有或淆而將言囁嚅是謂萎弱無氣每
見唐宋諸賢若韓若柳若歐若蘇率有見於此顧柳州天
說諸篇尙有疵其譎詭悖傲明允之文亦有訾其雜出縱
橫之說者則其道有在矣

致謝紹唐

今年忙不可解未曾作一詩寫一字滿謂試場後必可靜

養且值封豕之時歲晚務閒或可涉獵筆硯不意塵勞猶是古人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豈不信哉益服吾弟吟咏自得游刃有餘殆所謂仙吏者耶

致周雲峯

承示各節閣下以无妄之災竟干吏議宦海風濤不禁代爲叫屈但此中亦有數定功名爲身外之物達觀者當不以是戚戚也高堂白髮愛日堪珍自當言歸敘天倫之樂事較之抗塵走俗不尤爲計之得耶

致湯肖秋觀察

堊
素食茲土天道星周無補民生良用愧悚所幸仰託福庇年穀用成亦無命盜案牘是爲僥倖耳此間民馴紳劣

視事之始擇其尤爲豪強者懲戒數人非敢妄擬子產用
猛蓋積習旣深不敢優柔養之庶以盡抑強扶弱之責而
已近頗改觀此後當易爲力知關愛注敬爲述之

致楊迴樓

來示云台從已應夏理翁之聘足見盛名所至無翼而飛
可勝欣羨惟昨日晚間告之院中諸子如李德純孔毓孝
等輩一聞此耗形神卽爲銷沮去臘望前一日吳雲峯回
里時亦卽諳諳告語囑堃必須延聘台從毋或易人鄙人
已慰允之今台從爲別調之彈在鄙人深知此間距榆較
遠自不若蒙化之近兼可平章家政人情所在原不敢強
以所難但二三子殷殷之誠似亦不能恣置若遽作太上

忘情此魏武之所謂寧我負人也鄙見以爲君子常失之
厚台從寢道饋義去就之間知必灼然於理之可否者倘
有庸愚之輩竊竊焉議於其後台從固無所聞孽其能掩
耳而過否乎况理翁與台下素無相知之雅萬一鑿柄或
不相入轉爲二三子之所揶揄孽其何以自處此時台從
尙未安硯可否婉辭理翁仍圖團聚生徒等旣受繩墨承
見亦有師資孽亦并叨攻錯之益更攜又郎朝夕隨侍顧
復尤爲切近忝辱厚愛用敢瀆陳否則人將拒我又何必
絮聒不休耶

致王學台丕釐

來教所云數十年精神消磨於舉子業中此固謙抑之言

而在炳堃則爲傷心之故蓋精神之消磨則同而得與不得判若天壤爲之太息者再又來教以班揚無氣骨誠爲不刊之論孟堅雖以詞賦稱尙爲良史才其失亦止於屈身竇憲與不能教子而子雲美新直是名教罪人庸但典而不實明公以爲何如

致楊慎齋

弟素餐一載自謂勞形而於風俗民生迄無黍銖之神所賴民情樸直年穀順成轄境尙稱靜謐此則叨庇之差幸者耳比年爲案牘所役僅得文十數首詩詞各二三十首而已去冬學使按臨辱承獎借別後與之論文有書稿一紙不識果不倍於先民否茲特錄呈有刺謬處乞詳示勿

隱俾知迷復是所切冀前有拙詩鈔本經沈朗山方伯加
墨徧覓不得日前專人赴大理詢之大兒據云曩以台下
索閱遂忘索還傲帚之棄夫復何惜而有珍視之者亦私
見之未融耳尚希檢付來使帶下

致謝幼侯

閣下身在瓊樓高處辱在泥塗者所可望不可親乃以一
日之長相推許何閣下之阿所好耶蒙曩趨事節轅追隨
筆硯深知閣下品端行方克自樹立以爲少年儔輩未易
得此正深心折他日飛騫絕跡庸詎可量不時與岳生仰
山諸子言之竊自敬畏蒙頭童齒豁行無所成而閣下習
焉相忘不知其醜益增愧悚殊不克當但閣下拳拳於

人之意良爲可感閣下既不棄遺蒙亦何敢自外忝在十年以長異日文酒讌游蒙導其先閣下隨其肩馬可耳若夫座擁臯比等閣下於執經之列則非蒙之所敢出者敢佈腹心惟閣下鑒之

致永昌府鄒太守循陔

莖於三月初九日因公到省奉到委牌始知先於初三日調署騰越當卽晉謁薇垣堅持再四未蒙首肯旋謁兩院仍申前請均未報可命於卽日謝委并催令速赴署任自念性情乖妄學謏才疎騰越界連緬甸他族潛窺加以大族強梁小民凋敝土司跋扈游練縱橫錯節盤根豈頑鈍者所能勝任是以聞命驚惶怵怵焉如冰淵之慄也而乃

固辭不獲強驚馬以千里之馳計惟有俯首貼耳以冀鞭策而已尙祈俯念行間曾隨纒繼隨時訓迪格外成全俾無隕越此則私心之所切禱者

致沈子餘

日昨張桐岩參軍靈柩到騰幼子來見據云殮衾雖爲摒擋回籍尙待張拂仰望設法拯濟俾免流落難歸並云前有張紹五代理龍江在任身故係得三練紳耆解囊慨助始能扶櫬旋里懇卽轉達閣下鼎力等語除弟處再爲竭力代懇鎮府徧集同人拯援外第念桐岩籍隸黔中此番歸葬旅櫬一具家屬五人跋涉長途川資甚鉅惟是獨木難支必須眾擎易舉前茲紹五靈柩三練已成義舉此次

桐岩眷櫛諸君必荷矜憐尙祈商同三練紳耆當念桐岩
實任彼處已歷兩年睹茲痿婦孤兒羈旅難歸迅望量力
資助俾得早爲集腋歿者故鄉歸骨生者閭室銘心造福
良多爲善無旣不獨桐岩銜感九泉卽弟亦仰佩高風矣
致大理凌鳳閣太守

舍甥女馮氏曾許字於太和劉大令蔭堂之內弟陳君菊
泉花燭之期不識諷於何日顧甥女早失怙恃所賴以照
料者惟乃兄一人而乃兄擬於五月之杪趕赴歲考誠恐
所擇良辰適與試期相近則當時遠出似非所以重結禱
也若能於五月前于歸之子則桃天之詠家室胥宜倘謂
爲日無多婚儀未能草草誠恐遷延時日宦途南北或至

分馳益覺艱於跋涉、敬乞台下於蔭堂、摳謁之便、一言及之、

唁大理府陳雪香

昨接訃耗、驚悉伯母太夫人慈雲西去、婺宿星沉、曷勝駭愕、以太尊至性深肫、孝思不匱、念昊天之恩極、定搶地而逾恒、自必淚灑蒼山、悲深洱海、惟是伯母太夫人壽臻八秩、福備九疇、蘭桂齊芳、孫曾繞膝、溯徽音之勿替、知遺憾之應無、務祈順變節哀、以當大事、以慰慈靈、是所切禱、塋 羈身蠻徼、阻梅驛以馳情、翹首榆城、聞薤歌而隕涕、敬呈總帳、聊當生芻、

復李蘭生觀察

英使關前改道之議往返五十日幸未辱命承示以彼族所爲取譬於奕誠爲不刊之論而不惜費不厭煩六字尤爲中肯彼之所得在此我之所失亦在此倭奴犯順原不足慮無如將不用命屢爲所挫遠聽東海濤聲殊深隱痛目前憲台爲滇中萬不可少之人否則攘臂一呼義旗東指當可上紓宵旰之憂耳騰緬接線固爲彼族之便而北洋電局似亦未嘗不收其利惟此間與新街接壤自此以往恐英員遇事來電刺刺不休令人不耐奈何奈何見田姻世兄精明穩練少年老成不勝欽折諸事悉已布置妥貼炳堃何力之有經費倘有短絀炳堃自當設法籌墊已向友蘭刺史言之

致電局委員彭友翁

邇想福星載道行抵干崖途次得與見田姻世兄縱譚時事飲酒拍案良不寂寞日來側聞東溟惡浪殊切隱痛合肥之行未知果不辱命否卽能草草了事而城下之盟可恥孰甚回憶童時國家全盛海宇晏然以爲長享太平乃上下數十年今日時局竟於垂老見之得不痛哭

復胥晉堂

承示各情令人旣憤且歎方慮鄙人重返故巢時不知幾費平章始復舊觀今幸何錦翁振作精神蘇民之困則非獨珂鄉之福抑亦鄙人之幸也惟錢糧浮收亟宜裁汰錦翁廉能鄙人夙昔欽折若得諸賢薦紳於錦翁之前直達

民隱無不雲開月朗否則胥役蔽之錦翁亦無由洞悉也
此間邊務商情日不暇給簿書之煩應酬之擾令人不耐
每念承乏珂里時與二三詩人小步於稻香吟社之豆棚
瓜架間輒復神馳不置

覆于崖土司刀佩生

拜收小影鏡匣印紙等件瑣瑣屢瀆感謝何似雖陽光不
透而神情畢肖此老迂真面目絕無虛偽得賢弟表而出
之受賜多矣日來聞東倭和議已成令人短氣恐天下自
此多事有心人必當同聲一哭試事今日方竣自始迄終
歷時三十五晝夜他事不克治也尊甫大作已讀一過本
擬留遠使稍需一日酌定數字再行奉繳恐其不耐先令

旋踵容日另寄想無不可

致麗江府冒小山

次兒

肇永季春旬有一日三索得男方幸門庭多一含飴

之弄殊

次媳

以產後致疾闕十一日而亡遺孩三人長者

六齡稚者纔數日呱呱可憫顧之悽然此間鄰於緬甸英
人不時纏擾語言文字刻刻留神而鄙性慙直恐其或蹈
我瑕加以勘界卽在眉睫自顧才非肆應署中又無幹辦
之人艱鉅之投實難負荷每一念及若履春冰是以擬請
仍返故巢兩次屬草均爲溺愛者所阻遂至進退無據兄
夙愛我何以教之

致胥晉堂鍾槐

開南少年率皆無業博奕飲酒相習成風而烟霞痼疾尤
中人心不得謂非父母溺愛有以醞釀之久而好逸貪利
計無所之其不流爲匪人不止如能邀集薦紳爲之約法
凡各坊子弟年近十五歲以上者於士農工商中令彼各
執一業勞其筋骨示以廉恥毋間遊毋比匪違則有罰庶
幾頹風可挽不然竊恐江河日下烏知其所終極耶

復梁必仁

來書獎借過當滋忤滋忤學校不與令我讀子衿一篇太
息深之然智者不爲習俗所染名山事業存乎其人彼憤
憤者何足與語錦老雖不以文學著名顧卹民愛土嫉惡
之嚴持身之潔鄙人固夙欽之必能一洗積習將來治化